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初唐樂府詩析論

doi:10.7013/CCTHCWHSNK.199903.0353

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 (2), 1999

作者/Author：譚潤生

頁數/Page：353-37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9/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7013/CCTHCWHSNK.199903.035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初唐樂府詩析論

譚潤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

摘要

唐代樂府詩的發展，促成唐代詩歌的極盛時代。尤其初唐樂府詩的成就，是開啓盛唐詩歌繁榮的酵素。

本文〈初唐樂府詩析論〉乃有感於當時帝王的雅好詩歌，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造成群臣文士的響應，遂使初唐樂府詩有如春花綻放。它繼承六朝樂府的餘緒，開展新時代新興樂府的天地，給予唐人樂府的新面貌。所謂初唐，是指高祖李淵的開國，從武德六年（六一八）起，到睿宗李旦先天末年（七一二）止。今依時代先後，分別論述前朝遺臣樂府、初唐四傑樂府、文章四友樂府、沈宋二家樂府以及陳劉張三家樂府，分析其特色，以展現初唐樂府詩的風格與成就。

一、前言

唐詩冠冕百代，多采多樣，它涵蓋了我國古典詩歌古體詩、近體詩、樂府詩三大體。唐詩在體製方面創新，在意境方面開拓，樂府詩亦然，而且因為樂府詩的發展，使唐朝成為詩的極盛時代。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說得十分

貼切，他說：

盛唐是詩的黃金時代，但後世講文學史的人都不能明白盛唐的詩所以特別發展的關鍵在什麼地方。盛唐的詩的關鍵在樂府歌辭。第一步是詩人倣作樂府。第二步是詩人沿用樂府古題而自作新辭，但不拘原意，也不拘原聲調。第三步是詩人用古樂府民歌的精神來創作新樂府。在這三步之中，樂府民歌的風趣與文體不知不覺地浸潤了、影響了、改變了詩體的各方面（指內容、形式及風格），遂使這個時代的詩在文學史上放一大異彩。（註一）

引文中說是「盛唐」，其實也正是說整個唐朝。唐代樂府詩除了影響新詩體的產生外，並且由於它的形式極其自由，根基建立在整個廣大群眾的生活上，因此對六朝駢儷之風的革除，以及詩境的拓展，都產生很大的作用，且在唐詩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並促使唐代成為詩的極盛時代。

前人研究唐詩，兼採時代為經，分體為緯的分期方式。如南宋嚴羽將唐詩分為五體：即初唐體、盛唐體、大曆體、元和體、晚唐體（註二），明代高棅略加修正，於是唐詩四期－初唐詩、盛唐詩、中唐詩和晚唐詩（註三），為世人所接納。

本文〈初唐樂府詩析論〉，論述初唐樂府詩之概況，所謂初唐，是指高祖李淵的開國，從武德元年（西元六一八年）起，到睿宗李旦先天末年（七一二）止，唐代王朝的建立，是繼南北朝大動亂之後，成大一統的局面，其間雖有隋代，但福祚太短，因此初唐的樂府詩，便如一年的春季，在隆冬凋剝之後，啓開一代的新氣象、新生命。

唐代樂府詩的繁盛，固然是文學本身發展的結果，然當時帝王的雅好詩

註 一：胡適：《白話文學史》，東海出版社，187。

註 二：南宋、嚴羽：《滄浪詩話，詩體》部分。

註 三：明、高棅：《唐詩品彙、總敘》，學海出版社。

歌，蓋「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註四)」造成群臣文士的響應，於初唐尤盛。唐高祖李淵（五六六～六三五），於武德二年（六一九）冬，派秦王李世民率兵攻河東勁敵劉武周，次年（六二〇）夏，大破敵軍。時河東庶士「歌舞於道，軍人相與爲〈秦王破陣〉之曲(註五)」俟後，李世民即帝位（六二六），每逢宴會，宮廷必奏此一歌功頌德之樂，斯乃唐代自創樂舞之始。

唐太宗李世民（五九八～六四九），雅好詩歌，提倡風雅，深知「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註六)」。自爲秦王，即設文學館，招集十八學士。即位後，又開弘文館，收攬文學之士，還下令魏徵、房玄齡、虞世南等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文館詞林》等類書，便於文人蒐查詞藻典故之用。其與群臣宴樂賦詩，屢見於記載，如《唐詩紀事》云：

貞觀六年九月，帝幸慶善宮，帝生時故宅也。因與貴臣宴，賦詩。起居郎請平宮商，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爲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陣樂〉偕奏於庭。(註七)

《樂府詩集》錄其〈唐功成慶善樂舞辭〉、〈飲馬長城窟行〉二詩。尤其值得稱道的爲〈飲馬長城窟行〉，全詩氣勢磅礴，雖用樂府舊題，但描寫的是他在建立鞏固大唐王朝的爭戰中切身感受，親身經歷體驗的真情真景。

由於帝王的雅好，遂使初唐樂府詩有如春花綻放。本文僅就初唐樂府詩之發展，依序論述之。

二、前朝遺臣樂府

此時前朝遺臣樂府詩之作家，有虞世南、魏徵、李百藥等，他們的樂

註 四：宋、尤袤：《全唐詩話》卷一，漢京出版社。

註 五：唐、劉鍊：《隋唐嘉話》

註 六：唐、杜佑：《通典》一四六

註 七：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一，木鐸出版社。

府詩風格分兩類：

(一)求雅正、重氣質：虞世南爲陳，隋宮體詩人，魏徵爲東宮政敵的謀士，他們在唐太宗「節之於中和」(註八)的文藝思潮影響下，使樂府的發展，一方面具有漢魏、北朝樂府的風骨，另方面亦兼具六朝時代的清音、聲律。誠如魏徵所云：

彼此(南北)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於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矣。(註九)

依此說，風骨、聲律二者兼具，樂府詩才能達到文質彬彬、盡善盡美之境，這也正反映了樂府詩發展的趨勢。

虞世南(五五八～六三八)，字伯施，越州餘姚(今浙江餘姚)人，生於陳武帝永定二年，卒於唐太宗貞觀十二年。太宗稱其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爲五絕，所作樂府詩，隨侍太宗東征西討時的寫實詩，如：〈從軍行〉、〈飲馬長城窟行〉、〈出塞〉等。又如：〈結客少年場行〉、〈怨歌行〉、〈飛來雙白鵠〉、〈門有車馬客行〉、〈中婦織流黃〉等舊題樂府。虞世南雖爲陳、隋宮體詩人，但歸唐後也反對作艷體詩，如其〈結客少年場行〉，情感豐富而詞藻雅麗。〈從軍行〉不僅表現出兵旅征戰之苦，同時也描寫出塞外的壯闊風光。沈德潛批評該詩云：「追琢精警，漸開唐風。」(註十)徐獻忠則曰：「意存砥柱，擬浣宮艷之舊，故其詩洗濯浮誇，興際獨遠。」(註十一)的確能見其雄健高遠之格調。在初唐前朝遺臣樂府詩人中，虞氏樂府求雅

註八：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一，太宗〈帝京篇序〉，明倫出版社，1974年。

註九：魏徵：《隋書·文學傳序》

註十：沈德潛：《唐詩別裁》卷一

註十一：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五引。

正、重氣質，且已可清楚發現律對工整的現象了。

魏徵（五八〇～六四三），字玄成，魏州曲城（今山東掖縣）人，生於北周靜帝大象三年，卒於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少孤，落魄有大志。隋末，隨李密起兵，密敗後降唐，太子建成引為洗馬。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歷任秘書監、檢校侍中、左光祿大夫、太子太師等職，進封鄭國公，卒諡文貞，徵性諒直，知無不言，為人勇於直諫，史稱諍臣。魏徵是大量製作郊廟歌辭的樂府詩人，除了〈五郊樂章〉、〈唐享太廟樂章〉等郊廟歌辭以外，樂府詩僅〈出關〉一首。魏徵少孤，出生寒微，歷經奮鬥，而為重臣，詩中遣詞樸實，然意氣慷慨之情，躍然紙上。

（二）齊梁陳隋宮體的延續：初唐，雖有前朝遺臣樂府詩人虞世南、魏徵等求雅正，重氣質，然詩壇仍承襲齊梁陳隋宮體的餘風，其代表作家為李百藥。

李百藥（五六五～六四八），字重規，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生於北齊後主天統元年，卒於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其幼年多病，故以「百藥」為名。七歲能屬文，號「奇童」。隋開皇初，授東宮通事舍人，遷太子舍人，兼東宮學士，後襲父爵，進禮部員外郎。煬帝時奪爵還鄉。入唐，為涇州司戶，貞觀中，拜中書舍人，遷禮部侍郎，授太子右庶子，卒諡曰康，所作樂府詩有〈少年行〉、〈妾薄命〉、〈火鳳詞〉等。茲舉〈火鳳詞〉二首為例：

歌聲扇裏出，妝影鏡中輕。未能令掩笑，何處欲鄣聲。知音自不惑，得念是分明。莫見雙頰斂，疑人含笑情。

佳人靚晚妝，清唱動蘭房。影入含風扇，聲飛照日梁。嬌頰眉際斂，逸韻口中香。自有橫陳分，應憐秋夜長。

由於〈火鳳詞〉為女伎演唱，其曲又聲度清美，其辭自然是「婉媚綺麗」，也正反映了宮體餘波在初唐的延續。

三、初唐四傑樂府

初唐四傑包括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人，他們在高宗到武后初年期間，以詩文齊名於天下。他們的詩在形式上，仍沿續六朝唯美的宮體詩風格，杜甫在〈戲爲六絕句〉中云：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註十二）

被稱爲「輕薄爲文」的當時體（註十三），且明、王世貞在《藝苑卮言》中，也稱他們的詩歌「遺詞華靡，沿陳隋之遺。」但在詩歌的內容、題材上，卻有所探索和開拓。四傑雖生長在初唐的宮庭浮華文風中，但他們畢竟是民間的年輕詩人，他們想擺脫齊梁浮華的習氣，寫下真生活、真感情的詩歌。

王勃（六五〇～六七五），字子安，絳州龍門（今山西稷山）人。生於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卒於唐高宗上元二年。六歲能文章，九歲讀顏師古《漢書注》，便指出其中的錯誤，撰《指瑕》十卷。龍朔元年（六六一），僅十二歲，以神童被舉薦於朝廷。後去南海（今廣東省廣州市）探父，溺水驚悸致病而卒，時年僅二十六。有〈王子安集〉傳世。

王勃是王通之孫，王績侄孫，少年英氣。所作樂府詩，有〈雜曲〉、〈秋夜長〉、〈採蓮歸〉、〈臨高臺〉、〈江南弄〉、〈銅雀妓〉（以上舊題樂府）、及〈落花落〉（新題樂府）等，其樂府詩以句式參差者爲多，篇幅較前代爲長，如〈臨高臺〉、〈秋夜長〉、〈採蓮歸〉等皆是，茲舉〈採蓮歸〉一首爲例：

採蓮歸，綠水芙蓉衣。秋風起浪鳧雁飛。桂棹蘭橈下長浦，羅群玉腕

註十二：楊倫：《杜詩鏡銓》卷九，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397，1983。

註十三：盛唐時人對四傑的態度與批評，郭紹虞《杜甫戲爲六絕句集解》中有詳細論述。又見黃晴惠《初唐四傑傳記考辨及其文學思想研究》台大碩士論文，162～166，1996。

搖輕櫓。葉嶼花潭極望平，江謳越吹相思苦。相思苦，佳期不可駐，
塞外征夫猶未還，江南採蓮今已暮。今已暮，摘蓮花。今渠那必盡倡
家。官道城南把桑葉，何如江上採蓮花。蓮花復蓮花，花葉何重疊。
葉翠本羞眉，花紅強如頰。佳人不在茲，帳望別離時，牽花憐共蒂，
折藕愛蓮絲。故情何處所，新物徒華滋。不惜南津交佩解，還羞北海
雁書遲。採蓮歌有節，採蓮夜未歇。正逢浩蕩江上風，又值徘徊江上
月。蓮浦夜相逢，吳姬越女何丰茸。共問寒江千里外，征客關山更幾
重。

這首樂府詩雖承襲民歌，但發展了詩的體制嘗試長短句的新體，開拓了民歌的意境，由採蓮而悲「塞外征夫」，唱採蓮而悲「關山征客」。這和前代文人擬作此題，多寫男女的歡樂情態大不相同。雖然文詞綺麗，可是「綺麗之中，有蒼涼之美」（註十四）。而〈臨高臺〉、〈秋夜長〉、〈江南弄〉等舊題樂府，也都自由活潑，音調優美。王勃寫舊題樂府，內容卻是唐人的生活，題材廣泛。如〈臨高臺〉突破了以戰爭為題材的限制，在反映初唐盛況的同時，也揭示了上位者奢侈豪華、荒淫無恥的生活；〈秋夜長〉寫思婦之愁，也寄寓了詩人對唐王朝侵略拓邊政策的不滿。其〈銅雀妓〉二首，可謂是逐漸成熟的五言律詩代表作：

妾本深宮妓，曾城閉九重。君王歡愛盡，歌舞為誰容。錦衾不復襞，
羅衣誰在縫。高臺西北望，流涕向青松。

金鳳鄰銅雀，漳河望鄴城。君王無處所，臺榭若平生。舞筵紛可就，
歌梁儼未傾。西陵松檟冷，誰見綺羅情。

在我國詩歌史上，五言律詩萌發於齊梁時期，到初唐才逐漸醞釀成熟起來，沈德潛在《古詩源》中說：

註十四：羅根澤：《樂府文學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6，1991。

五言律，陰鏗、何遜、庾信、徐陵已開其體，唐人研揣聲音，穩順體勢，其制大備。

王勃、楊炯都是其代表詩人。王勃的樂府詩，在聲韻、對仗、字數、結構，都有一定的規律，初步完成了五律的形式，同時也嘗試以長短句的新體，民歌真切的情味，帶來樂府的新風格，這也是王勃在文學史上的一大貢獻。

楊炯（六五〇～六九三），生於唐高宗永徽元年，約卒於唐武后如意元年。陝西華陰人，曾為崇文館學士，盈川縣令，性情簡傲，炯聞時人以四傑稱（註十五），於《舊唐書，楊炯傳》中便自言道：「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其實他在四傑中，詩篇數量較少。

楊炯所作樂府詩有〈從軍行〉、〈劉生〉、〈驄馬〉、〈出塞〉、〈有所思〉、〈梅花落〉、〈折楊柳〉、〈紫騮馬〉、〈戰城南〉等全為舊題樂府。且形式全為律體，又皆為五律，他在律體方面的樂府詩，是比較有成就的。如〈從軍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雪暗凋旗畫，
風多雜鼓聲，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此詩以邊塞為題材，發抒自己的抱負，氣勢頗為雄健，詩人先從正面描寫我軍將士胸懷不平的鬥志奔赴沙場，接著用紛飛的大雪，呼嘯的寒風，震耳的戰鼓聲，來烘托戰鬥的場景，結尾四句，直抒胸臆，慷慨激昂。且形式嚴整，音律和諧。

楊炯的舊題樂府，並不拘於原來的形式，如〈戰城南〉、〈有所思〉等，原本是三、五、七雜言，楊炯卻改變為整齊的五律，尤其是〈從軍行〉、〈紫騮馬〉等篇，被認為是高度格律化的作品。此外，如〈出塞〉中的「丈夫皆有

註十五：四傑得名實因駢文得名，見黃晴惠《初唐四傑傳記考辨及其文學思想研究》，台大碩士論文，153，1996。

志，會是立功勳」，〈紫騮馬〉中的「匈奴今未滅，畫地取封侯」等，都是壯語，字裡行間洋溢著保疆衛國的戰鬥精神。這類慷慨激昂的邊塞詩，無論內容或藝術風格，都開了盛唐邊塞詩的先河。

至於寫閨思方面的則有〈梅花落〉、〈有所思〉、〈折楊柳〉等，茲舉〈梅花落〉為例：

窗外一株梅，寒花五出開，影隨朝日遠，香逐便風來。泣對銅鈎障，愁看玉鏡臺，行人斷消息，春恨幾徘徊。

在這方面的展現，楊炯未若王勃的文字綺麗，用情真切。

盧照鄰（六三七～六八九）字昇之，幽州范陽（今北平市）人，生於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卒於唐武后永昌元年。他一生不得志，做過幾任小官。生性狷介，厭世悲觀，自號幽憂子。辭官後，居太白山，服丹藥中毒，臥病十餘年，自沉潁水而死，後人輯有《幽憂子集》。

其所作樂府詩，有〈中和樂九章〉、〈上之回〉、〈王昭君〉、〈行路難〉、〈巫山高〉、〈折楊柳〉、〈明月引〉、〈芳樹〉、〈梅花落〉、〈紫騮馬〉、〈結客少年場行〉、〈劉生〉、〈戰城南〉、〈關山月〉、〈隴頭水〉等舊題樂府。此外，尚有〈長安古意〉、〈懷仙引〉等新題樂府。舊題樂府除〈中和樂九章〉（第一至第八為四言，第九為雜言）外，其餘大部分是五言律體。而〈行路難〉、〈明月引〉兩首是雜言體。在盧照鄰的樂府詩題材中，有因戰爭持久，而產生的哀傷曲調，如〈隴頭水〉、〈關山月〉等；也有頗為豪爽俠氣的，如〈劉生〉、〈結客少年場行〉等；而最足以代表樂府詩風的，則為歌行體的〈行路難〉、〈長安古意〉二首：

君不見長安城北渭橋邊，枯木橫槎臥古田。昔日含紅復含紫，常時留霧亦留煙。……雲間海上邈難期，赤心會合在何時。但願堯年一百萬，長作巢由也不辭。（行路難）

此詩透露出對繁華易逝，富貴無常的感嘆。

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金階白玉堂，即今唯見青松在。寂寂寥寥楊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長安古意）

詩中描寫長安富貴者的繁華生活，而己身卻是守著一床書的寂寞書生，引發讀者興起人生的矛盾和空虛。比起齊梁宮體只寫輕豔浮華，卻是有深刻的另一層意義。詩體方面亦可「看出乃是上承鮑照〈行路難〉而來，而為歌行體中興的先聲（註十六）」。

駱賓王（六四〇～六八四），婺州義烏（今浙江義烏）人。曾任臨海丞。後隨徐敬業起兵反對武則天，兵敗後下落不明，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今有《駱臨海集》十卷傳世。

駱賓王所作樂府詩，有〈王昭君〉、〈從軍中行路難〉二首、〈從軍行〉、〈權歌行〉等舊題樂府。〈帝京篇〉、〈疇昔篇〉、〈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等新題樂府。駱賓王的新題樂府，在初唐樂府詩中，篇幅是最長的。他的〈從軍中行路難〉二首，可以和盧照鄰的〈行路難〉、〈長安古意〉相媲美，亦可知，歌行體此時已開始興盛了。

駱賓王曾戍守過邊城，他的〈從軍行〉，「不求生入塞，唯當死報名」寄慷慨之意，抒發了立功邊塞的豪情壯志，表達了捐驅報國的戰鬥激情。又如〈從軍中行路難〉，寫戰爭之苦：

君不見封狐雄虺自成群，憑深負固結妖氛。……重義輕生懷一顧，東伐西征凡幾度。……不知關山千萬里。棄置勿重陳，重陳多苦辛。……但令一技君王識，誰憚三邊征戰苦。……無復歸雲憑短翰，

註十六：張國相：《唐代樂府詩之研究》東海大學碩士論文，53，1980。

空餘望日想長安。

中段「重義輕生……重陳多苦辛」，係因戰爭太久，長途跋涉，於是出現此種軍旅低調樂府；但唐代前期武功極盛(註十七)。唐人熱望功名，且有胡人的尚武精神，遂使初唐軍旅低調樂府詩之末段，也有「但令一技君王識，誰憚三邊征戰苦」的壯語。

駱賓王樂府詩中，也有綺麗的詩，如〈權歌行〉：

寫月塗黃罷，凌波拾翠通。……鳳媒羞自託，鴛翼恨難窮，秋帳燈花翠，倡樓粉色紅。相思無別曲，併在權歌中。

初唐四傑樂府，在用韻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有轉韻的現象。王了一在《漢語詩律學》中說：

漢魏六朝的轉韻詩，也有四句一換韻或平仄韻遞用的例子，然而那是偶然的，不像唐人是著意的。前者因為是偶然的，所以不整齊；後者因為是著意的，所以很整齊。

又在《詩詞曲作法研究》中說：

轉韻詩在唐以前很少，唐以後卻盛行；唐以後，五言轉韻也頗少，七言及雜言轉韻最多(註十八)。

七言轉韻的如盧照鄰的〈長安古意〉即是，若將盧照鄰的〈行路難〉一詩，除去第一句的「君不見」三字，則〈行路難〉也是七言轉韻的一例。雜言轉韻的如駱賓王〈從軍中行路難〉二首，以及王勃〈採蓮歸〉皆是。不過轉韻現象，在初唐四傑樂府詩中，也僅限於上述數例。

註十七：唐樂：〈唐代前期的邊防〉，《東海大學歷史學報》1，1~40。

註十八：王了一：《詩詞曲作法研究》，台北，宏業出版社，361~362。

初唐四傑樂府詩的題材廣泛，內容豐富，能多方面反映當時的社會生活，從宮庭移到市井，從臺閣走向江山塞漠。儘管四傑的樂府詩各有風格，誠如陸時雍在《詩鏡總論》中說：「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鄰清藻，賓王坦易」，但它們有一共同特色，即詩風一掃齊梁宮體浮靡文風，而為剛健清新之氣。在形式上，聞一多云：「王、楊專攻五律，盧、駱擅長歌行。」這正是說明王勃、楊炯在五言律詩方面的成就，盧照鄰、駱賓王在長篇歌行體的表現。

四、文章四友樂府

文章四友為宮廷文學的代表，包括李嶠、杜審言、蘇味道、崔融四人。以「文章四友」與「初唐四傑」相較，「四友」的壽命普遍皆長於「四傑」，但其出生年代彼此相去不遠，故其影響詩壇的起始年代也應相近才是。

李嶠（六四四～七一三），字巨川，趙州贊皇（今河北臨城）人。天寶末，唐玄宗登花萼樓，梨園子弟歌李嶠的〈汾陰行〉至末節：「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飛。」玄宗聽到此，感傷自己的年事已高，因為淒然落淚，並讚歎道：「李嶠是真正的才子。」（註十九）他的〈汾陰行〉：

君不見昔日西京全盛時，汾陰后土親祭祀。齋宮宿寢設廚供，撞鐘鳴鼓樹羽旗。漢家五世才且雄，賓延萬靈服九戎。柏梁賦詩高宴罷，詔書法駕幸河東。河東太守親掃除，奉迎至尊導鑾輿。五營將校列容衛，三河縱觀空里閭。四旌駐蹕降靈場，焚香奠醑邀百祥。金鼎發食正焜煌，靈祇燁燁攄景光。埋玉陳牲禮神畢，舉麾上馬乘輿出。彼汾之曲嘉可游，木蘭為楫桂為舟。櫂歌微吟綵鷗浮，簫鼓哀鳴白雲秋。歡娛宴洽賜群后，家家復除戶牛酒。聲明動天樂無有，千秋萬歲南山

註十九：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十，木鐸出版社。

壽。自從天子向秦關，玉輦金車不復還。珠簾羽帳長寂寞，鼎湖龍髯安可攀。千齡人事一朝空，四海為家此路窮。雄豪意氣今何在，壇場宮館盡蒿蓬。路逢古老長歎息，世事回環不可測。昔時青樓對歌舞，今日黃埃聚荊棘。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飛。

這首傳誦一時的〈汾陰行〉，被收錄在《樂府詩集》的〈新樂府辭〉中，但體式、風格近古風，完全是古歌行體。《樂府詩集》的〈雜曲歌辭〉中，尚錄有李嶠的一首〈東飛伯勞歌〉：

傳書青鳥迎蕭鳳，巫嶺荆臺數通夢。誰家窈窕住園樓，五馬千金照陌頭。羅裙玉珮當軒出，點翠施紅競春日。佳人二八盛舞歌，羞將百萬呈雙蛾。庭前芳樹朝夕改，空駐妍華欲誰待。

此乃為七言的擬古樂府。

杜審言（六四七～七〇六），字必簡，世籍襄陽，父依藝為河南鞏縣令，因家居鞏縣，是為鞏縣人。是杜甫的祖父，善寫五言詩，工書翰，但性情高傲。舉進士後，出任隰城縣尉，後為洛陽丞。武后時，為著作佐郎。中宗時，為國子監主簿，修文館直學士。

杜審言所作樂府詩，有〈大酺樂〉二首、〈妾薄命〉等舊題樂府。其〈妾薄命〉只能朗誦、吟咏，已無歌聲，為五言律體：

草綠長明閉，苔青永巷幽。寵移新愛奪，泣下故情留。啼鳥驚殘夢，飛花攪獨愁。自憐春色罷，團扇復迎秋。

其〈大酺樂〉二首，一為五言，另一為七言。

蘇味道（六五〇～七〇七），趙州欒城人。九歲能屬辭，與里人李嶠均以能詩著。時號「蘇李」。弱冠擢進士第，累官吏部侍郎，武后延載中歷鳳閣舍

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在相位脂韋自營，未嘗有所發明。常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模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模稜手。坐事，貶坊州刺史。神龍時，張易之貶，以黨附，貶眉州刺史，還為益州長史，卒。年五十八。

《樂府詩集》中，未收錄蘇味道之樂府詩。《全唐詩》所錄之蘇味道詩中，亦未見有樂府詩。

崔融（六五三～七〇六），字成安，齊州全節人。生於高宗永徽四年，卒於中宗神龍二年，年五十四。擢八科高第。補宮門丞，遷崇文館學士。中宗為太子時遷侍讀，典東朝章疏。長安中授著作郎。進鳳閣舍人。坐附張易之兄弟，貶為兗州刺史。尋召拜國子司業。為文華婉典麗，朝廷大筆多出其手。撰武后哀冊最為高麗，因苦思精竭，絕筆而死。有文集六十卷，亦以五言擅長。

崔融所作樂府詩，有〈關山月〉、〈從軍行〉等舊題樂府。

月生西海上，氣逐邊風壯，……夜夜聞悲笳，征人起南望。（關山月）

穹廬雜種亂金方，武將神兵下玉堂，……坐看戰壁為平土，近待軍營作破羌。（從軍行）

綜觀「四友」，除蘇味道外，餘三人皆有樂府詩留傳至今，其中以杜審言最為特出，尤其他的五言樂府最為清麗。

五、沈宋二家樂府

沈佺期、宋之問繼四傑而稱霸詩壇。論者稱沈、宋為初唐律詩之聖手。

沈佺期（六五〇～七一三），字雲卿，相州內黃（今河南、內黃）人，善屬文。上元二年（六七五）及進士第，授協律郎。長安（七〇一）中累遷通事舍人，預修三教珠英。再轉給事中，考功員外郎。會張易之敗，遂長流驩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神龍中入計，得召見拜起居郎，加脩文館直學士。歷中書

舍人，太子少詹事。開元初卒。《全唐詩》小傳稱其：

善屬文，尤長七言之作。建安後，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佺期與宋之問，尤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

沈佺期所作樂府詩，有〈芳樹〉、〈長安道〉、〈有所思〉、〈銅雀臺〉、〈巫山高〉、〈折楊柳〉、〈梅花落〉、〈王昭君〉（以上詩作，全唐詩題下都註明：一作宋之問詩。）〈被試出塞〉、〈臨高臺〉、〈鳳笙曲〉、〈擬古別離〉、〈古歌〉、〈霹靂引〉、〈洛陽道〉、〈驄馬〉、〈長門怨〉、〈巫山高〉、〈隴頭水〉、〈關山月〉、〈紫騮馬〉、〈上之回〉、〈龍池篇〉、〈釣竿篇〉、〈出塞〉、〈鳳吹笙曲〉、〈獨不見〉（以上舊題樂府）、〈七夕曝衣篇〉、〈塞北〉（以上新題樂府）等。〈塞北〉一首乃由舊題演變而來。

沈佺期樂府詩大部份是律體，而且是五律。有些詩作分不清是宋之問的作品，或是沈佺期的作品，因此，《全唐詩》在題下用「一作宋之問詩」，或「一作沈佺期詩」來說明。大抵沈佺期以舊題樂府為多，詩較講求屬對聲律，題材則以寫邊塞、閨思和宮怨者為多。

沈佺期的邊塞樂府詩，有〈出塞〉、〈關山月〉等，茲舉〈關山月〉為例：

漢月生遼海，朧朧出半暉。合昏玄菟郡，中夜白登圍。暈落關山迴，
光含霜霰微。將軍聽曉角，戰馬欲南歸。

詩中僅描繪邊塞風光，並未反映出征戰之苦，亦無建功立業的積極態度。

沈佺期的閨思樂府詩，有〈芳樹〉、〈有所思〉、〈折楊柳〉、〈梅花落〉等，茲舉〈芳樹〉、〈有所思〉二首為例：

何地早芳菲，宛在長門殿。天桃色若綬，穠李光如練。啼鳥弄花疏，
遊蜂飲香遍。歎息春風起，飄零君不見。（芳樹）
君子事行役，再空芳歲期。美人曠延佇，萬里浮雲思。園槿綻紅艷，
郊桑柔綠滋。坐看長夏晚，秋月照羅幃。（有所思）

這二首五言律詩，講求對仗及聲律。〈芳樹〉一詩，以“疏”對“遍”，虛實平仄協調。但仍把征人思婦之情，刻畫得很細膩，在沈佺期的閨思樂府中，算是較為出色的。

沈佺期的宮怨樂府詩，以〈長門怨〉為代表作。《樂府解題》曰：「長門怨者，為陳皇后作也，后退居長門宮，愁悶悲思，聞司馬相如工文章，奉見而傷之，復得親幸，後人因其賦而為〈長門怨〉。」（註二十）

月皎風冷冷，長門次掖庭。玉階聞墜葉，羅幌見飛螢。清靈凝珠綴，
流塵下翠屏。妾心君未察，愁歎劇繁星。

此〈長門怨〉，只寫長門宮裡人的哀怨，表達的同樣是失寵后妃悲愁的主題。

其樂府詩中，也有軍旅壯歌，如〈塞北〉二首：

虜障天驕起，秦城地脈分。柏檀飛五將，梅吹動三軍，……形影隨魚
貫，音書在雁群，歸來拜天子，凱樂助南薰。
胡騎犯邊埃，風從丑上來，五原烽火急，六郡羽書催。……祕略三軍
動，妖氛百戰摧。何言投筆去，終作勒銘回。

此外，有一首形式較為特別的〈霹靂引〉：

歲七月，火伏而金生，客有鼓琴於門者，奏霹靂之高聲。……武義雙
輯，視胡若芥，剪羯如拾，豈徒慷慨中筵，備群娛之翕習哉。

註二十：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台北，里仁書局，621，1981。

這是一首雜言體的樂府詩，但一路讀來，如同散文一般，由此亦可知，樂府詩筆法的自由。

宋之問（六五六～七一三），字延清，虢州弘農（今河南靈寶）人，雄於辯，偉儀貌。弱冠即知名，尤善長於五言詩，與沈佺期等傾心媚附張易之，由於善寫應制詩，得武后的賞賜，然世人譏其無行。後張易之敗，左遷瀧州參軍。會武三思同事，逃避匿張仲之家，仲之與駙馬都尉王同皎等謀殺三思，安王室，之問令兄子發其事以自贖，由是擢鴻臚主簿。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時中宗增置修文館學士，之問與薛稷、杜審言等首膺其選。轉越州刺史。睿宗即位，徙欽州，尋賜死。

宋之問所作樂府詩，有〈芳樹〉、〈長安路〉、〈折楊柳〉、〈有所思〉、〈花落〉、〈內題賦得巫山高〉、〈王昭君〉、〈銅雀臺〉、〈巫山高〉（以上或作沈佺期詩）、〈綠竹引〉、〈王子喬〉、〈江南曲〉等，皆為舊題樂府。宋之問樂府詩，大部份與沈佺期重複，未知究為其中何人所作，沈宋二家作品，當時即難以分辨，後人更無從釐清。但可以確知的是：二人都長於用律體寫詩，而且尤其擅長五言律詩。除了與沈佺期重複的那些詩作外，宋之問的樂府詩不算出色。

此外，《全唐詩》卷五十一宋之問部分，收錄一首〈有所思〉（或作代悲白頭翁、白頭吟），而在題下註明：一作劉希夷詩。據羅根澤《樂府文學史》中所云，該詩風格與劉希夷的〈公子行〉相近，而確認〈有所思〉當非宋之問之作，而為劉希夷的作品（註二一）。茲將二首樂府詩皆摘錄以見之：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好顏色，坐見落花長歎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為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

註二一：羅根澤：《樂府文學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12～214，1991。

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子，須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
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交錦
繡，將軍樓閣畫神仙。一朝臥病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邊！婉轉蛾眉
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唯有黃昏鳥雀飛。（有
所思）

天津橋下陽春水，天津橋上繁華子。馬聲迴合青雲外，人影動搖綠波
裡。綠波蕩漾玉為砂，青雲離披錦作霞。可憐楊柳傷心樹，可憐桃李
斷腸花。此日遨遊邀美女，此時歌舞入娼家。娼家美女鬱金香，飛來
飛去公子傍。的的珠簾白日映，娥娥玉顏紅粉妝。花際徘徊雙蛺蝶，
池邊顧步兩鴛鴦。古來容光人所羨，況復今日途相見。願作輕羅著細
腰，願為明鏡分嬌面。與君相向轉相親，與君雙棲共一身。願作貞松
千歲古，誰論芳槿一時新？百年同謝西山日，千秋萬古北邙塵。（公
子行）

兩首樂府詩均為感傷韶光易逝，紅顏難駐，富貴無常的悲歎，風格相近，當出
於劉希夷之手。

沈、宋二家，建立律詩的格律，他們在律詩上的貢獻，前人均有評論，如
王世貞《藝苑卮言》云：

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用韻穩妥，事不旁引，情無牽合，當為最勝。
律為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格於是者。如虛實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
矣。二君正是敵乎。

又胡應麟《詩薮》亦云：

五言律體兆自梁陳，唐初四子靡縟相矜，時或拗澀未為正始。神龍以
還，卓然成調。沈、宋、蘇、李合軌於前，王、孟、高、岑並馳於
後，新製造出，古體攸分。實詞章改革之大機，氣運推遷之一會也。

胡適也曾說：

唐初的人也偶然試作樂府歌辭，但他們往往用律詩體做樂府。（註二二）

這話用在楊炯、盧照鄰、沈佺期和宋之問的樂府裡，最恰當的了。沈、宋奠定了律詩的固定模式；他們的詩依然帶有濃厚的齊梁浮艷的色彩，但在語言上的精鍊，氣勢上的貫串，已比齊梁詩更進一步。

六、陳劉張三家樂府

初唐樂府詩壇繼沈宋二家之後，以恢復「漢魏風骨」的陳子昂、劉希夷與以〈春江花月夜〉成名的張若虛三家為代表。

陳子昂（六六一～七〇二），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人。二十四歲中進士，因上〈大周受命頌〉，得武則天賞識，歷麟臺正字，右拾遺等。從武攸宜北征契丹，因獻策不合，降職返鄉。為縣令段簡所誣，下獄後憂憤而死。有《陳伯玉集》。

陳子昂在詩歌上，反對只重詞藻華麗，不重內容，不重寫實的齊梁柔靡之風。致力於漢魏風骨的提倡，強調興寄。他崇尚梁、劉勰《文心雕龍》的文學理論，其中有「風骨」、「比興」兩篇，進而恢復前人重視文章內容的寫實性、諷諭性精神。《舊唐書》本傳云：

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

韓愈〈薦士詩〉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說明了子昂在詩壇的地位和對後世文學的影響（註二三）。

陳子昂所作樂府詩不多，有〈登幽州臺歌〉、〈出塞〉等。他的〈登幽州

註二二：胡適：《白話文學史》，台南東海出版社，187。

註二三：王忠林等合著：《中國文學史初稿》，台北，福記文化圖書有限公司，479，1995。

臺歌>，可稱得上是其代表作：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這是他隨建安王武攸宜出征契丹時所寫的，他感懷身世「獨愴然而涕下」的孤絕之境，風格高昂清峻，為杜甫、白居易所推崇，其另一首以樂府舊題寫的五言排律〈出塞〉：

忽聞天上將，關塞重橫行。始返樓蘭國，還向朔方城。黃金裝戰馬，白羽集神兵。星月開天陣，山川列地營。晚風吹畫角，春色耀飛旌。寧知班定遠，獨是一書生。

此詩在《陳子昂集》題作〈和陸明府贈將軍重出塞〉。詩中熱情的歌頌了出塞戍邊將軍的驍勇善戰，並希望他再次出征時能繼續建功。據《通鑑》載，從文明元年（六八四）到垂拱三年（六八七）的四、五年間，突厥先後進犯朔州、代州和昌平一帶，侵擾唐朝西北邊境。武則天不斷遣將（淳於處平、黑齒常之等）率軍出征。當時陳子昂正在東都洛陽任麟臺正字（時年二十四～二十九歲），此詩當是他與陸明府（唐時明府指縣令。陸明府，名字、生平不詳）送別將軍出征時的贈和詩。詩中「將軍」不知所指。這首樂府詩雖係贈別之詩，卻格高語壯，氣宇軒昂，無纏綿惆悵之情。

陳子昂詩壇革新運動，深深影響了樂府詩的創作，產生了一些優秀的詩篇，代表的詩人有劉希夷、張若虛。他們兩人的樂府詩，可以說是初唐向盛唐轉變的過渡時期的代表作。

劉希夷（六五一～六七九），字庭芝，汝州（今河南臨汝）人。生於高宗永徽二年，卒於調露元年。上元年間（六七四～六七六）進士。美姿容，好談笑，善彈琵琶，飲酒至數斗不醉，後為人所殺害，原集已佚。《全唐詩》編其詩一卷，凡三十五首，其中樂府詩約佔一半。

劉希夷所作樂府詩，有〈入塞〉、〈公子行〉、〈將軍行〉、〈從軍行

＞、＜白頭吟＞、＜江南曲八首＞、＜春女行＞、＜採桑＞等，他的這些作品，「初步顯示出南北樂府合流的新特點(註二四)。」一是初步恢復了漢魏詩歌的遒勁風骨，表現了新時代雄渾有力的精神面貌，如＜從軍行＞：

秋來風瑟瑟，群胡馬行疾。嚴城畫不開，伏兵暗相失。……近取韓彭計，早知孫吳術。丈夫清萬里，誰能掃一室。

此詩充滿愛國情操，抒發投筆從戎、為國立功的胸懷和抱負。但由於缺乏邊塞生活的親身體驗，只是通過議論的方式來抒發自己的心志，所以形象還不豐滿，並未達到盛唐的臻於成熟之境。二是繼承了六朝以至初唐詩歌的和諧聲律，自成一種新的格調。如＜白頭吟＞：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但看舊來歌舞地，唯有黃昏鳥雀悲。

此詩又名＜代悲白頭翁＞，感傷韶光易逝，紅顏難駐之餘，亦領悟出人的生命有限，當在有限之時，振作有為，不虛擲年華，不碌碌人生，則可無此白首之歎。此詩雖未全脫六朝華靡之氣，但全詩自然流暢，詩境與詩意和諧統一，語言曉暢，不事雕琢又無比精煉，如「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句，渾然天成。詩中感歎句、疑問句的大量運用，也使詩的句式富於變化而增強了藝術感染力，也是此詩生命力之所在。

張若虛（六六〇～七二〇），揚州（今江蘇揚州）人，官兗州兵曹，唐玄宗開元年間（七一三～七四一）與賀之章、張旭、包融齊名，號「吳中四士」，他的詩作多數散失，《全唐詩》中僅存兩首，但其中＜春江花月夜＞一首，在全唐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中，卻是「以孤篇壓全唐篇」，流芳百世，且躋身唐詩人名家之林。

註二四：楊生枝：《樂府詩史》，青海人民出版社，462～463，1985。

張若虛所作樂府詩，〈春江花月夜〉一詩，晶瑩閃亮，是其代表作：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滌滌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斜月沈沈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

此詩屬樂府〈清商曲辭·吳聲歌曲〉。該題創於陳後主，後有隋煬帝和諸葛穎繼作，但都是五言絕句，內容浮靡，格局短小，至初唐晚期的張若虛，方為七言長篇歌行體，成為傑作。此詩熔詩情、畫意、哲理於一爐。藉敘事以抒情，寫扁舟遊子的羈旅和閨中女子的相思。描寫了月夜春江的優美，迷離景色，在抒寫歌行體常用的相思別離情緒的同時，也抒發了人生短暫，宇宙無窮的感慨。此詩描寫細膩，清麗婉暢，情濃意遠，音節和諧，代表張若虛上承初唐四傑，一掃齊梁宮體浮靡文風，並使七言歌行體趨於成熟，下開盛唐敘事以抒情樂府的浪漫氣息，聞一多在《唐詩雜論》中說這首詩：

向前替宮體詩贖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後也就和另一個頂峰陳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道路。

張若虛在初唐和盛唐間，扮演了承上啓下的橋樑地位，誠如聞一多在《唐詩雜論》中稱贊：「張若虛的功績是無法估計的。」

七、結語

初唐樂府詩如同〈子夜春歌〉：

春水春池滿，春時春潮生；春人飲春酒，春鳥弄春聲（註二五）。

詩中寫春天的來到，池塘水滿，春時潮生，洋溢著春的氣息，春的生機，展開

註二五：邱燮友：《品詩吟詩》，台北，東大圖書公司印行，73～74，1989 文中引述 1973 年長沙望城所出土的唐人執壺詩。

唐代樂府詩的生命。

初唐樂府詩的特色，就數量言，除晚唐外，是唐樂府詩中最少的；就篇幅言，初唐樂府詩的體製，要比漢魏南北朝樂府都來得長，有漸趨於長篇鉅製的現象；就形式言，仍然以五言爲多，雜言次之，七言最少，有律化現象，工於對仗；就風感言，由於唐太宗的「節之於中和」的文藝思潮影響，前朝遺臣如虞世南、魏徵等比較求雅正，講氣質，而李百藥等遺臣，仍有齊梁陳隋宮體習氣，接著初唐四傑，他們在內容上作了革新，著重剛貞高華的樂府歌詩，一洗六朝的綺靡風氣；與四傑同時的，尚有文章四友。其後沈宋二家樂府流行，講究詩歌的聲律對仗。再後是反對綺靡的復古詩，復古詩的提倡，首推陳子昂，陳子昂倡「漢魏風骨」，要求詩歌要有寄興，發揮寫實、諷諭的精神，以排斥輕靡浮華的詩風，是初唐樂府詩中的一大特色。最後，由初唐至盛唐之際，則首推劉希夷、張若虛的樂府詩，爲進入盛唐詩歌的橋樑。